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傅與礪文集卷六至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錄監生臣施華

欽定四庫全書

傅與礪文集卷六　　元　傅若金　撰

說　解

東埜說并序

前衡山尉蒲子謙恭讓謹信以忠孝自力為政一本乎愛人自尉衡山攝縣事輙能使民歌頌其政既去而思之可謂難矣苟克其道仁不可勝用焉甞自號東埜得湖湘人文辭甚富來京師復以示

余求余為之說說曰

大哉氣之機乎天圓而運四時行矣地方而載四維張矣運者不息孰知其極載者無疆孰知其旁且為化則有漸焉故天地尊嚴之氣始于西南而盛於西北天地仁厚之氣始於東北而盛於東南天地果何心哉亦順其化爾吾嘗觀夫東方之野日出乎海四方莫不照也而瀕海之墟先被其光矣雲興乎泰山四方莫不雨也而近山之土先承其澤矣故東者生物之始東作而西

成人理豈異於是哉仁以生之義以成之仁者其天地之心乎以之親親而親順以之事君而君悅以之教民而民信以之順物而物化故東於位為震於行為木於時為春於五常為仁合天地人之道也吾求東埜之義而得天地人之機作東埜說

賢山說

金生乎鑛者也而鑛之貴也以金玉韞乎璞者也而璞之貴也以玉世之所貴乎山川者為其為生賢之鑛韞

賢之璞歟距新淦百餘里櫟山之奥羣峰環焉張氏之族居之張氏之賢者賢叔富而樂善質而好禮聞名士大夫之過其鄉恒卑辭重幣以致之使諸子若孫日侍其遊處而皆知好學為文章今年且七十餘歲聦明康强居是山之間熈熈然安夫生而不伐吾性是可謂賢也已其嘗所往來者題其所居曰賢山好事者因圖以傳觀上下而吾郡之先輩能文辭者叙而記之詩歌而頌之是何賢叔之能得此於人也何兹山之能得賢叔

而遂名也夫天下山水亦富矣而其美惡之譽率由夫人以聞故莫非泉也而有廉泉泉非廉也廉者廉之耳泉何與於貪廉哉莫非谷也而有愚公谷谷非愚也愚者愚之耳谷何與於愚智哉故張氏茲山無與於賢不肖其以賢稱者賢叔賢之賢叔賢之而知賢叔者因亦賢之知賢叔者賢之而凡聞之者衆起而賢之賢賢叔亦賢山也是知山之有賢固為金之鑛玉之璞矣繼今張氏之子孫其亦無忘茲山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朝夕仰之而增高焉吾見張氏之子孫蓋多賢矣作賢山說

栖梧說

物之異者不常有其擇所止亦必異夫常有之物夫兩足而翼晝飛而夜伏渴則飲于溪飢則啄于野求林薄而依之天下之常禽皆是也或集于桑或萃于栩或起于榆枋或投于叢棘蓬藋之卑也榛莽之汙也舉無所擇焉彼其志之苟安斯止而止矣夫何擇之有鳥有鳳

者兩足而翼渴飲而飢啄無以異乎常禽也然其為德五色而文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翺翔千仞之上俯視萬物之細擇非其止不止焉於是其志異常禽千萬也故竹實以食之醴泉以飲之而非梧桐不栖惟無所苟而已矣向使鳳者其志苟然巢於枳棘之林雜乎雞鶩之伍飢不待竹實而食渴不待醴泉而飲則世亦不貴其為鳳矣於常禽何別哉是故君子之異乎凡民其志亦無所苟焉耳臨湘蔡氏子若鳳幼時嘗從吾遊今

既長而仕矣朋友因其名而稱之曰栖梧是能擇所止而無所苟者歟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今天下有道吾將期鳳之朝出鳴也作是說以貽之

元英字說

時之治也以其人矣非人不可以徒治士之顯也以其才矣非才不能以徒顯世之所望乎士者豈徒私其才於身哉固將達其用於國家焉前巴陵監縣謁公克誠

之子月曾英敏而銳於學師友奇其才之邁而期以必顯也相與字之曰元英是為國朝之英而將為國家之用者歟夫天地之間元氣馮馮人物以生精氣負負人物以異列星之英五行昭其耀矣羣山之英五嶽專其秀矣草木金石之英梗楠豫章芝蘭芳草瑤琨砮砥莫耶干將屬鏤之屬内全其美外著其用矣古今之士懷利用之器負不羣之望德施當時名顯後世若是者人之英乎故知天下不徒治人才不徒生生材不徒用詩

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元英尚為國之楨乎無負師友之望也

竹山説

蒲圻王君讀書能文辭喜談老佛之學以竹山自號其所親臨湘蔡栖雲昆季數為余稱其為人求書竹山二字遺之且徵其説余未嘗識君也獨于其所自取號而知之孔子稱仁者樂山以其德之似也夫王君固取其似者以自號歟然山有羣木之茂密矣有衆卉之榮華

矣有百草之芬敷蔥蒨矣君何獨取於竹哉夫茂密者未必皆材榮華者未必皆實芬敷蔥蒨者未必久而不變今夫竹羣而不比分而不孤清虚而能堅林壑之幽也不能隱其美霜雪之厲也不能易其操昔之七賢遊於林六逸放于溪皆惟竹焉是好夫固有所取爾王君或亦斯人之徒歟惜余未之識也何時訪君山中共造竹下果有得焉必以語我

鑑翁說為醫者甘明叔作

夫窮理以致知猶鍊金以取鑑脩治之必精而後明可及焉工之治鑑而不精其能成業鮮矣况其可鑑乎凡為學莫不然而醫尤甚窮理之不深視證之不明而求愈人之疾是不治鑑而求照也鑑之不明無損於物醫之不明幾何而不殺人哉岳陽廿君明叔號鑑翁者以儒者業醫又愽通天文地理陰陽法家之言其於軒岐以來名人所著難素活人諸書窮討之必盡見其義故切脉以知證譬持鏡以鑒顏投藥去疾不啻若鑷頷髭

然翁於醫學殆所謂業之而精者歟吾聞昔之神醫有所持鐵鑑能照見病人五臟六腑者庶幾翁之謂矣翁見病人腑臟固以心為鑑哉作鑑翁説

王經歴名子説

甄用監經歴王君孟甫以其二子及其兄之子皆未名而問於余且徵其説夫問名古之義也余不敏何足以與於斯雖然嘗聞其略矣不以日月不以山川不以國凡若是者竊知所避焉君之長子年十有五既導之以

學將責于成人其勤未可以已也請名以進兄子年十一知所以事長矣必教之讓請名以遜幼子生甫三歲則日望其成長者也請名之以遂夫人幼而學長而教使之知進進以立父母之道也幼而學長而欲有所稱焉其子之志乎昔者孔子聖人也而必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學矣而必曰不厭夫然故至于立至于不惑至于知天命至于從心聖人且爾而況于他人乎君子之道若大路然夫固行之而必達譬諸適千里者中道而

不進吾止也苟不止焉其至必矣進也其不止於中道而求必至乎請字之曰公至余蓋期進于成人矣遜與遜也請俟其時而字焉

止堂說

新喻雲峯祐師以止堂名其禪定之室而俾其里人申一言以證其義遂為之言曰學道亦有止乎曰道無窮止則罔功學惡可止也然則無有止乎曰學必知止乃有定學惡可不知止也故止非畫而不進之謂安其所

而不遷之謂也且天地萬物莫不有所止矣輕清而覆者止于上重濁而載者止于下鱗而泳者止於淵翼而翔者止於木蹄而角者毛而伏者齒而齧者止於叢薄林生而上植倮而能言者止於土故巖穴隱者之所止也田里農夫之所止也道路行者之所止也獵所止山林漁所止川澤商賈止市百工止肆公卿大夫止於朝聖賢止于道德道德者人之舍也孔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傳曰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父止於慈

為人子止於孝與國人交止於信斯之謂矣抑又有義焉止也者定也靜也動而不撓於物也夫人之心曰膠膠乎與物接萬事役之衆慾攻焉惟靜定而後能應惟靜定而後能不亂不亂而後能返乎性返性則至道矣是故止乎靜者德之始止于極者道之終止乎止乎其始終道德者乎或曰師浮屠也其道以清淨為家圓通為宇光照為戶庭吉祥為牀座無所止亦無所不止故無有止亦無無無有止吾恐子之言不類其師何如予笑

而不應作止堂説

張伯龍字説

臨川張氏子弟之秀有舉為臨江之新淦直學者曰汝用本名某薦者不知其某名而用其字以名之名既上不可以易也所與遊者因請易其字曰伯龍而屬余為龍説余見伯龍好學而多能將欲進而有用于時者其嘗觀易羣龍之象而有得乎夫龍者物之至神者也聖人取之以著乾剛之義而示消息進退之幾學者於是

得時行之道焉初九曰潛龍勿用以其時之在下而不可有為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君子居以養其志學以充其德孜孜夙夜體健不息以俟夫二五之位交君臣之德合而後沛其澤於天下其為用豈不博大哉然過是則為亢矣為有悔矣君子戒之故龍宅乎九重之淵噓吸元氣登降六合淩厲三光之精用之以雨天下雨儀資其功萬物仰其澤不用伏於淵泉而已耳夫固需其時焉是故善得時者莫尚乎龍善言龍者莫尚乎

易且龍德之大其來豈一日之素哉養之於下成之於中達之于上故物不素其養則不能成乎用君子不素其養則不能成乎名孔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伯龍誠有志君子之德業歟其尚進脩之以及天下文明之時吾見其澤之施也有漸矣

張生德常字解

仁義禮智人之常德也在君子無以異於人者君子之異于人惟能恒有其常耳常之為義博矣哉夫天地德

至大矣天之尊也而失其常天則不能以覆地之卑也而失其常地則不能以載常德之失在天地且不可而况人乎是故父子有親父子之常也父子而有不親失父子之常矣君臣有義君臣之常也君臣而有不義失君臣之常矣兄弟之常友也夫婦之常别也朋友之常信也而皆反是兄弟夫婦朋友胥失其常矣惡在其為德哉故君子誠之為貴君子之於德體之於心脩之於身誠故無偽無偽故可久可久故不易不易故謂之常孔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庸常也夫人之於是德豈獨非常性哉由之而弗能知得之而弗能有有之而弗能常君子果異乎凡民也已

臨泉解

天下之士心慕朝市之榮者必違山水之樂志希巖壑之勝者恒乏當世之慮處乎榮而兼有其樂據吾勝而不忘斯世苟非道義君子學聖賢而有見焉者弗能也

余遊衡之酃邑得惟中王君為邑校官殆其人乎惟中

家來之大川環其居青林翠壑幽泉淨石與雲月烟露爭勝几席之上朝觀夕遊吾知其樂於斯也審矣乃今出仕于外自是而升將致顯榮然其處也不必絶乎市朝出也不必謝乎巖壑嘗以臨泉扁其讀書之室以志其勝夫山水登臨之樂均也獨取夫泉何居惟道也在天下猶水之行地中往者汩汩而未嘗息焉來者混混而未嘗竭焉始之以涓滴成之以河海君子體物而觀妙莫近於斯是故逝川之歎聞諸孔子源泉之喻發諸

孟氏惟中蓋學吾孔孟而有見者也不然奚取於泉哉今夫發蒙於山成流於江委順于海洋乎吾見其流動而無已也浩乎吾見其充滿而無際也惟中觀于斯泉反諸吾身坎止流行必有得于中矣孔子稱知者樂水惟中庶其知者歟夫知者為學不厭惟中其不厭於學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亦取如是而已惟中名得臣其先本出晉陽徙居於朱祖若父世有長者之行道義固其家學焉

傅與礪文集卷六

傅與礪文集卷七

元 傅若金 撰

題跋

書安南使求書卷後

安南使至京師之一月阮飛卿持紙即余求書大紙六十二番為一帙其作大字者三十七紙紙可四十字書醉翁喜雨二亭及岳陽樓嚴先生祠堂記次者十七紙紙六十字則書前後赤壁賦又其次者二紙紙百四十

餘字則書克已銘既悉為書之又如克已銘字者六紙求書弔古戰場文而余意不欲書也夫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今天子方以文德懷四裔苟不得已伐罪之師則有矣豈若好功之主窮兵以毒天下者哉余不欲稱古戰場於今日也且其求書於余亦以余嘗使其國而見知乎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有問焉君子且恥其對今而求書古戰場文於余將以余為不仁是余前日不足見知其國余又恥而不欲書之藉曰文以弔古有風利

之義而其辭則已戚矣自余幼既不忍誦焉況書之乎若紙不可虛反則請書漢文帝賜南粤王佗書以歸之嗚呼余書不足稱也遠人之求及此蓋篤好於文者矣豈不深可尚哉

書鄧敬淵所藏大明歷後

右鄧君敬淵所藏至元十四年丁丑歲大明具注歷一本蓋國朝混一天下始頒正朔之制也其十二月下所注與今授時歷小異而加詳焉有長星短星往亡公辟

候大夫卿六十四卦七十二候自金正隆戊寅迄大元至元丁丑百二十年咸屬而建國革命之始改元置閏之次燦然具見若八門占雷五鼓卜盜十干推病八卦勘婚凡以使民勤事力業趨吉避凶者亦莫不備至嗚呼古者聖人順天道敬人時所以重民事也今觀我元受命頒朔之初而敬天勤民若此其至茲國之所以興歟嘗聞先輩言國初歷庚午歲閏十一月而宋歷誤置閏十月今驗之果然夫閏月以定時成歲者也置閏差

則時不定歲不成矣宜宋之將亡也是故歷象之制有國者不可不慎

跋章存誠所藏楊妃齒痛圖後

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關雎之樂淑女雞鳴之思賢妃後世無畫之者若唐貴妃楊氏病齒而玄宗視之當時未知果有此否即有之亦常情爾非若捫乳之浴洗兒之賜為大可怪而畫者爭傳之以啟天下後世之議何其薄哉然使玄宗之勤政恒如初年時勵精

求治不躭于樂不溺于愛此亦何自而至焉嗚呼宮闈之内可戒者多矣古之人君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夫有以哉

題宋尚義所藏宋馬麟畫皇都春色圖後

宋高宗皇帝以飛白書唐吏部侍郎韓愈早春詩一首具臣馬麟以其意作皇都春色圖一卷進之令流傳人間為新喻宋氏所葆藏余惟此圖合韓吏部詩宋君臣書畫為三絶宋氏葆之宜也獨因是有感焉唐之都至

汴宋已墟宋南渡汴之都亦墟矣當時君臣能無黍離之歎耶今距宋南渡又二百餘歲宋故都之墟益可感矣而書畫獨傳其流風猶可想見然國之所恃以久遠者有大於此豈徒書畫足傳哉

書程子廉諸人詩後

右五言古詩共四十六首䰟郡程子廉及豫章王敏文張伯貞之所作也清江傅若金曰自國風不作而古詩之道熄矣五言詩莫尚乎漢魏學之者鮮至焉而世之

能好是者亦往往罕見何其難耶觀三子之作不求苟合于世好蓋汲汲乎漢魏之詩而力焉者也若伯貞又時時能出入晉陶阮諸人間三子所至豈易得哉然吾聞昔者齊人好竽客有操瑟立于門者三年不得入以所求非其所好也吾懼夫三子之於世其操瑟而求齊者歟雖然非瑟之罪也

跋趙學士所臨蘭亭叙

吾聞善書若畫畫之妙者豈徒以形哉故臨書非形似

為難得風神為難爾晉王右軍之蘭亭序世之臨者不少即唐諸人以書名家者勿論其他得稱善于天下幾何人耶趙吳興學書一世其胷中皆右軍全書故其所臨襞之輪扁斲輪得之心應之手故能極風神之妙豈若區區以形似求者哉雖然此非一日之力也夫書一藝爾茍日力不至不足以深詣矧君子之學有大於是者乎

跋王武所叙譚濟川戰功後

余讀史受司馬遷叙李陵戰獨奇因撫卷歎曰何遷之能言也亦遷能知陵耳非遷文後世誰復傳陵事哉然世之事若此類者當不少無遷其人亦湮滅而已矣譚君事及其所遇非陵比而余知君如遷頃余在京師每為京師之人言輙撫臂不平獨恨不能如遷叙陵事以傳後世耳余南歸終不忍其遂泯因以授余友王武傳之君歸與余會長沙以武所為傳示余武雖非遷亦能言者也而朝廷文章之士復緣武而得君君之事果因

武而遂傳哉余無復恨矣

跋李以聲所藏范先生墨蹟

范先生人品重一時而文章之高古神妙名公作者莫不服之稱其必傳後且不朽其書亦精勁有韻神氣清朗無毫髮倦惰苟且之思類其爲人此詩和答鄉人李君以聲所遺長句即是雖不足以盡見先生所得之蘊而其委曲温厚要非世俗之作之比且先生平居行甚峻潔不妄與人交而於鄉黨姻友則未有不曲盡其情

者觀於是可見矣亦以聲之為人有以致之哉當先生在時鄉人之不知者猶有視若東家某者焉及先生歿文章益可貴重於是夫人知其不易得矣若余家居去先生之舍不廿里恒晨往夕還有得於先生蓋多而今不可復見獨於辭翰恒若先生之存焉則以聲之寶是帖有可起敬者已

跋廖敬亮所藏乃祖字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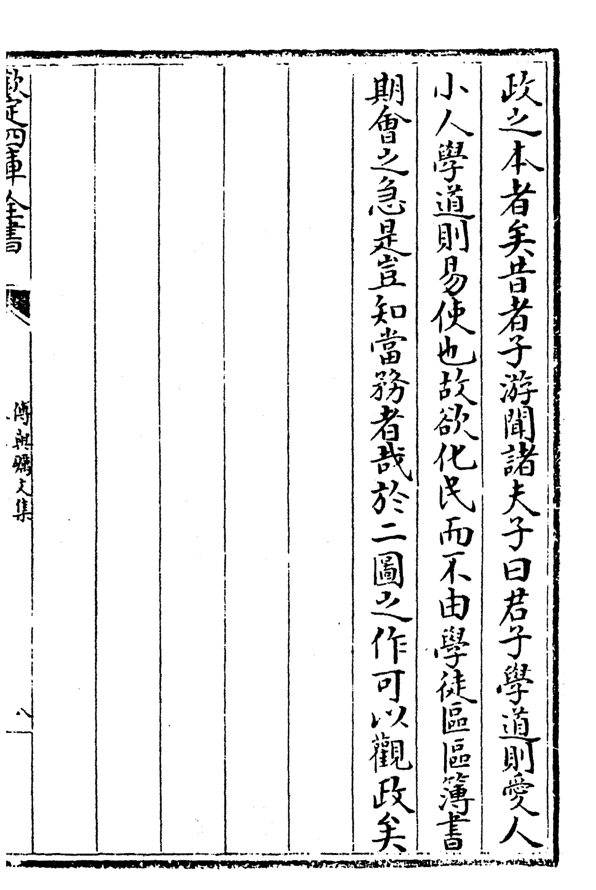
右新喻廖敬亮所藏故宋太常丞太山蕭先生所為乃

祖幼聲字說及諸賢題跋一卷嗚呼逃虛空者聞足音而喜矣故人之不忘其先者雖琴瑟書策無所不敬焉况名若字本乎先哲之言可以訓者乎觀太常當幼聲始冠切切焉責之以成人期之以相業使大其鳴然幼聲值宋之季積學而未試于用卒隱聲以沒是有非人力所能也吾聞蓄之盛者其發閎鳴之大者其振遠發而未閎振而未遠其必有餘聲者矣夫能益盛其蓄大其鳴以振發其先世者將不在後之人乎今去咸淳且

七十餘歲敬亮能葆藏其先祖之手澤以傳于後幼聲之今聞固未已也記稱君子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敬亮能不忘其所由生矣乎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敬亮尚脩其德而勿替乎將見聲之遠者益閎于後矣

題新淦監郡忽都哈剌公所藏大小學二圖後

新淦監郡忽都哈剌公至州之始首進多士訪民俗利病而論政所宜先遂出舊所藏大小學二圖使共訂之將揭諸座右以為學則示人知所嚮方嗚呼可謂識為



政之本者矣昔者子游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故欲化民而不由學徒區區簿書期會之急是豈知當務者哉於二圖之作可以觀政矣

傅與礪文集卷七

傅與礪文集卷八

元 傅若金 撰

贊頌銘戒

孔子履贊

大道如砥以步以趨行與禮會藏與義俱出入魯衛周旋陳蔡發迹三王超蹤萬代孰不絲約惟德之則孰不純緣惟行斯飭匪履之貴聖儀將將企言瞻之如見於堂

淵默贊爲臨湘蔡栖雲作

惟心之澄如水斯静惟神不測如響斯應窅兮若寂其深罔極者然而彰具聲孔揚反思無忒守正在默方寸之功溥博之澤

故肇慶文學表君遺像贊

天淪星地毓奇和内緼著威儀江之區化于德端之士瞻爾式歲六十將未艾胡猒生奄遺世神不死儼明明百孫子思勿忘

慶雲頌

至和絪縕紛離合兮休禎所凝般其雜沓兮五色布濩爛成文兮非烟非雲鬱輪囷兮煥其燿日不可名兮元象窅窅孰營其精兮王澤廣被治斯世兮靈用昭假集此嘉瑞兮天祐匪常自致多福兮明明在上毋替休德兮

布衾銘并序

衛君靖卿得巴陵褐布一禓製為重衾緼以橐駝

之毳夕寢而覆之愜然自適不啻若錦繡之美也屬傅若金銘于其寢遂為銘

厥衾維何匪纊伊毳匪綵伊布胡美麗弗御樂是儉素雖則儉素眠若綺紈匪公孫干譽惟分之安列在四體既充既煥既寧既止緊錦衾之爛孰與易此夙興夜寐反余求心莫顯容室庶無慚斯衾

尋所樂齋銘

兩儀絪緼理內充其細罔析大莫窮斂不盈寸散彌空

物物自化安以豐惟聖仲尼心體融動與化合靜天通
天氣周流無時終蔬食水飲樂在中子淵深潛睿若蒙
三月其仁幾聖功簞瓢不憂夭者同孰將求之匪外攻
聖賢所樂備我躬

誠菴銘為邊君實作

惟天至誠萬化斯出惟人時憲所踐伊實人之不實匪
生之異物乎交昏情以滋偽去偽有道反身而思莫顯
惟闇心焉勿欺相在茲字敬慎朝夕曰予致誠庶用不

息

敬所銘爲彭存禮作

心官在舍入復出智人持之久乃一中嚴外著莊以栗獨居如衆夜若日神明後先不可必慢生菑危慎安吉猗維彭君善居室以敬爲所思罔逸動應羣務靜處密謹而存之永勿失

清江慈濟寺鐘銘并序

去清江城南二十里丁家渡當江廣水陸之道歲

春夏水潦暴溢舟人因阻險要重利行者病焉里人劉允成思彌前患乃致浮屠之能任斯役者得新喻廣恵橋寺僧永華持疏走上下即好事有力者勸共出錢造舟為橋以通往來其旁屋浮屠令守之庶勿廢事未集會郡幕長月忽難君適至興利去弊政先仁民華走君因主其事令出郡人士翕然從風以勸且無敢沮撓者華得錢若干萬緡橋為方舟四十有五為浮屠屋若干凡木石工作

之費橋萬五千緡有竒屋五千緡有竒既成橋君

劃奉入錢二百五十緡畀浮屠令範金三百斤爲

鐘勒歲月其上志始末焉集賢揭公傒斯樂與人

爲善者爲題其橋曰月橋寺曰慈濟橋以君名寺

以善稱昭勿忘也始工至元五年巳卯九月畢工

明年十月又明年至正改元辛巳四月君移官工

部當去郡華與劉氏子本來請銘鐘且著君之不

可忘者嗚呼昔鄭子產以有君子養民之惠而見

稱孔子及以其乘輿濟人溱洧則猶不免孟軻氏不知為政之譏而其存心則善矣甚矣古之君子之難哉近世之為政者非徒患不及民且多漁取以自利民病甚至莫之恤於是去子産遠矣其能知政之本急所先務而又割其奉入以建永久之績如月君者夫固無愧古之君子而足感發今之人哉聲之聞達且不朽將有類是鐘者已銘曰江之汭不可以揭不可以揭有坦斯濟民之膍不可以

虹不可以虹有鏗斯鐘鼓鐘鏗鏗震彼寘行孰其範之於閎厥聲厥聲閎止佐于天子天子萬壽德音不已

自儆

嗟嗟為人維忠與信爾職于是式穀爾躬宜言而失勿言而出惟爾德之疾宜斷悠悠宜勤休休惟爾德之尤爾惟弗覺爾則齪齪爾覺云然心胡不作爾尚少時賁克勉之亦既壯矣反是不思見善爾取惡用弗履庶幾夙夜以安爾止

傅與礪文集卷八

傅與礪文集卷九

元 傅若金 撰

行狀

故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贈推忠宣力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上黨郡公謚忠定樊公行狀

曾祖行

祖德

父仙

公諱楫字伯川冠氏縣人父仙有長者之德當金季隱居種瓜過客食者時不取直里中兒數盜瓜一無所問即覺反多取瓜遺之戒勿恐曰吾懼兒走傷足耳公幼有智勇好騎射年十七從千夫長劉伯顏射栅營中矢發輙中劉大奇之郡將段某亦奇公以女妻焉至元初始從軍攻宋襄樊河南統軍鄭某器公辟掌籤記後立

行中書省以公為令史主邊事至元十一年平章阿里海牙分省至岳宋臣高世傑屯荆口與我軍相拒公督軍水陸俱進襲破之遂乘勝取江陵録功授其省都事未幾從攻潭城死守不下公親犯矢石督將士晝夜攻之其守李芾自殺城遂陷他郡悉降明年春入覲賜衣服鞍轡授承務郎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是年從定廣西十四年授虎符進少中大夫全州路總管兼府尹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明年與平海南又明年入覲拜

中奉大夫參議行中書省事二十年改同知湖南宣慰司事明年詔鎮南王脫歡平章阿里海牙用兵占城以公僉荆湖占城等處行中書省事十二月師次安南先是安南國王陳先晒既受封于朝至其子日烜不請命而立名入覲又以疾辭至是師次其境諭使開道給食以觀其所為而日烜又不聽遂移兵討之明年春退師復同知湖南宣慰司事秋進師仍僉荆湖占城等處行省事自是歲征安南廿三年遷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

知政事明年改賜明珠虎符授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冬十月鎮南王會諸道軍十萬於來賓遂分道而入約俱至瀘江濟師公與參政烏馬兒以舟師出欽州十一月戊戌次綠水口遇賊船五百艘公分兵擊走之明日復戰又敗之俘百餘人獲船數十艘斬首千級溺死者甚衆十二月己卯公分道進北江安南軍塞江口伏兵華林公命部將擊潰之及瀘江與鎮南王軍會王留公守萬刦自以軍濟江直走其國廿五年正月王

軍還無何復命公將舟師百艘從入至海島遇賊船二
千公帥將士轉戰十餘日糧匱王命退師衆以海道險
絕請棄舟俱陸行以還王不果聽於是舟師自排灘分
道出内傍闗賊伏兵斷闗口公與萬户塔剌赤劉世英
擊潰之斬其二將右丞程鵬飛别以兵並江送舟師至
東潮阻水乃夜自他道馳及鎮南王軍賊追至公力戰
却之至竹洞賊復大至公又與萬户劉珪擊走之三月
壬辰至白藤江闗日烜以精兵數千出我後公亟會將

士逆戰天忽大風潮水遽落舟不得進退賊乘風以小舟數百合步卒翼兩岸擊我軍四面矢下如雨公被大創十餘猶奮臂督將士力戰而賊益滋軍陷公遂執念不死必滅安南明年使者至求公等會公已被毒賊見使者言狀即北面拜稽首語使者且必歸吾屍遂趣裝倚馬而死使者以其喪還時年四十有九事聞上驚悼久之三十一年八月日始克葬汴之開封南原後八年夫人段氏卒乃以祔焉又二十九年為至順元年公贈

推忠宣力功臣通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護軍追封上黨郡公謚忠定夫人追封上黨郡夫人
公魁偉皙白音聲如鐘讀書通大義作字得顔曾公法
具在軍與士卒同甘苦上所賜予悉散之麾下故將士
樂為之用夫人段氏亦有淑德嘗出公戰服示諸子曰
而父身勤王事以歿兒子輩生長富貴寧亦知而父苦
耶至感泣終身不忘子五人炳煥爆爍炫炳以父歿王
事恩授懷遠大將軍永州路總管後官至嘉議大夫廣

東廉訪使煬劉陽州税課使與煥燦俱蚤世炷令甄用
監令史女三人長適西臺御史趙元善次適京畿漕運
司同知翅某次適淮西廉訪副使陳思謙孫五人琪璘
珪璋琥炷謂其友傅若金曰先公忠烈宜在信史然不
幸炷諸兄即世令又不及炷求文以刻諸墓道懼日月
久遠遂湮没不聞於後嗣不肖將何以自文哉子為我
叙其事庶作者有所採焉嗚呼我世祖皇帝以神武造
區宇一時智能畢出為用公特起行間乃以刀筆坐籌

軍旅卒平江南立功萬里豈不偉哉而不幸身殞蠻越裹屍以還可悲也夫余往從使安南過故戰處民至今祠之遺老猶能談其事云謹狀

故百丈尹張先生行狀

曽祖某

祖柔宋鄉貢進士

父仲賓宋鄉貢進士

先生諱希文字質夫瑞之新昌太平鄉人幼頴敏好學

長益博治為文章滿家性急義又多材善謀早有志當世喜言治化之術凡鄉里姻族有爭必折以理其力役征稅貧不能自輸者出私錢代之大德中蜀人蒲侯來為郡得先生進客之問政所宜先先生為疏民間所利病與吏弊數十事侯大悅因屬筆具條教下之屬邑數月大治方伯連率部使者至取其所條令他郡傚行之李應中為江西行省檢校官辟先生為吏行省遣應中録吉贛諸郡因廬陵民有為豪民誣致死獄者先生閱

具牘得寃狀即白應中平反之活數人吉守將恣橫爲民患數持郡長吏短長長吏不堪或不從將言將怒聞長吏子方從數騎飲城外且歸日未夕遽遣卒撾鼓斷行者執長吏子及其從者搒掠城門内遅明官吏盡造諸將第致氣牽服謝乃得解部使者聞其事一無所詰先生念莫敢孰何者白應中曰是大猾不治他事何足問應中即令具其事委悉當以法上之省卒從所論自是郡人安堵無何先生去吏延祐初入游京師以薦授

百丈尹不赴所居積書圜四壁若巢然人因號書巢先生京師名公卿大夫士日造巢中與語或竟日乃去前太常李彦方以清介自許而與巢同里巷有弟客死京師其子來歸父喪貧未有所取具先生聞之即以所寶玉養和從富人質錢二百五十緡贈之既發喪先生送之城外見其病且跣行乃還馬走城中更取衣衾質得百緡與之使僦驢以往語在虞先生書巢詩序中然不止是其親戚言先生家居時見城中仁濟橋壞民歲有

溺者以告郡守願身任其役卒能成橋又嘗出私錢萬緡作石梁橫江里其傍往來道皆砥之去梁一里所張氏有故祠祀玄武神及漢天師者久廢先生復之號之曰留張道院云先生故有瘀疾不事藥餌嘗對客談輒連咳欲絶咳已復談自若即客有辭去必固留之日為常不懈一日從容語客曰陰陽家言明年我當死果死吾不為天先時其子汝惟嘗再至京師迎先生歸不果約二年復來且必歸矣後至元三年十月汝惟乃來十

二月二十一日先生竟卒京師年七十有四配胡氏先先生卒有男一人即汝惟女一人適李繼黃氏有子曰大都驢孫男一人平生所著有丁祭攷一卷十三卦攷一卷詩雜文若干卷梓行于世汝惟既卜以某年月日歸葬先生於鄉來請狀其行將乞銘當代執史筆者以示來世用書其事以授之謹狀

傅與礪文集卷九

傅與礪文集卷十

元 傅若金 撰

行狀

故朝列大夫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贈中議大夫上騎都尉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趙公行狀

曾祖溫

祖德

父仁金鈞州同知

公諱思恭字仲敬姓趙氏彰德安南人趙氏之先出有虞伯益之後周穆王時造父為王侍御有功賜封趙城子孫後以國為氏散處天下代不乏功業安陽之族在金時多顯官屬貞祐播遷逸其譜牒有居磁之滏陽者金禮部尚書諱秉文以文章顯名當時蓋公之從父云公之曾大父大父隱迹弗耀父仁字壽之孝友勤儉兼儒律之學仕金為鈞州同知金亡不仕太宗皇帝特命

與名士田師顔為三教試官秉傳四方試儒中選者復
其家試僧道經通者給牒受戒去取精當朝議韙之著
為憲令國初天下所存經文儒户是已公才識通敏讀
經史明理亂之要治刑名書不為深文年十九彰德守
高公鳴辟仕府史郡稱廉平尋且貢部會河北河南道
巡行勸農使俣公爵辟勸農書吏未幾入為刑部令史
選大司農掾轉宣徽院至元十六年授承事郎宣徽院
照磨兼管勾承發架閣明年遷主事階承直郎廿年院

陞二品改經歷階承德郎宣徽掌共天子儲后以及侯王卿士食飲膳羞饗錫百用之需素號叢劇任難其人公在幕府十年出内必當姦弊無所秉入臺臣薦公能廿二年擢授奉訓大夫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判官治辦最諸道廿八年入拜監察御史山北饑公上疏請亟賑貸建議竟以其便宜屬公請行既至即發廩以勸富民之積粟者收其離散拯其捐瘠又縣冗費罷征徭蠲稅之不能輸者民有質鬻其男女或自没入為奴婢

則購出之生數萬人時相桑哥擅政恣暴恒沮抑臺憲所論劾少迕意輒搆害之在廷之臣不敢吐一辭公獨守其職不變相益忌之因奏六曹戶工事繁夥歲閱其牘御史府宜防吏廢程請詔御史分其屬即兩部治之志欲病御史且伺其過公與趙世延治工部世延私謂曰工部掌營造吏多為姦費用滋不法吾儕置弗問即不職太察必中時忌名稱亦少縱之可免耶公曰不然與不職而幸免吾寧盡職而被無辜之譴苟文牘有可

求釁而悔之則無及矣於是纖悉必究心不為苟簡卒一牘反復數四公素敏給事無留難至是獨若冗滯瑣屑之為者至累月而後理人多訝之及異時政府選深文吏搜索脫畧毫髮無所得衆始歎服京師歲以二月八日大張百戲列伎樂迎佛城西高良河費以鉅億計織染提舉儲晋華倚相權並緣為奇衺公立按之用事者挾聲勢求解不聽走白相名公至省詰曰國家事佛求福利若弗欲敢壞撓耶怒不可測公從容對以侵擾

之實且曰求福所以安上利民耳今姦人秉大役重衰歛以病天子民使愁怨塞道且弗其和壞福利孰大於是相熟視公辭不少屈卒從其理十二月改大司農經歴進奉政大夫嘗與大農董公誠之少卿尚公周卿條務農重本闗民休戚數十事入奏上前公敷對詳敏上嘉歎久之可其奏二十八年詔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加朝列大夫以公僉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司事所至務大體先德後刑恒以仙居令古靈陳先生訓

民之語條為令以諭所部使人知孝悌忠信崇本抑末
寡過遠罰之方歲循行諸郡首率博士弟子員諸孔子
廟庭升堂誦說務明教化郡縣有豪民不法者必痛繩
之不少恕其決滯訟輕疑刑生死獄之寃者葢不可枚
計故吏畏其威而民樂遷善焉歲終第其勞諸道莫能
及元貞二年行郡至大名十一月以疾卒官舍春秋五
十有八十二月八日葬安陽聶村原之先塋公資嗜義
理之學不樂為詞章先賢格言若宋二程先生朱夫子

所著述手自纂録以類成卷遇行事取則焉其他若唐陸宣公奏議宋真文忠公大學衍義國朝許文貞公大集皆愛其有益於治化日把玩之不置雅尚志節厲廉隅然不立畦町樂於從善士有行能轉舉揚之其所薦引若保定郭貫張仲實滏陽安祐洺水劉賡後皆為聞人顯于朝矣而公未嘗以為言居官不殖貨産屋廬僅取蔽風雨旁無侍妾自奉泊如也世祖皇帝時臺省臣皆賜第京城中及所部郡縣多閒田得取為業君壹弗

受既卒家無餘貲夫人焦氏金進士澤州焦茂才女茂才與元好問同年相友善夫人貞靖淑慈能自鑒書史自幼不事容飾事公躬絲枲菲飲食安於恒素以相成其志年八十有二後公廿五年而卒合葬公墓子男三人侃通國語選翰林國史院譯史年十九先公卒天綱舉茂異由宿州儒學正辟燕南憲府史轉御史大夫掾未至文皇帝親署淛東廉訪司經歷拜南臺監察御史遷內臺出僉淮東山東兩道肅政廉訪司事陞嶺南廣

西道廉訪副使移湖南彰善糾慝聲籍甚猶前人方大
用矣天經以兄天綱讓父廕授獲嘉簿調兾寧録事亦
剛介不茍年廿八卒于官女二人孟嬴適州屯留簿同
郡王蘭季嬴適朝列大夫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
事荏平傅汝礪孫男五人天綱生植構槐棟植槐早卒
構令江西行省檢校官棟尚幼天經生楷曾孫男四人
構生炳楷生煇炲燿天綱為廣西廉訪副使贈公中議
大夫上騎都尉禮部侍郎追封天水郡伯夫人追封天

水郡君凡欲知先世之善者亦于其後之人觀之耳趙氏之德其盛矣哉若金既生晚不逮事禮部而識禮部子若孫三世副憲端慤清慎敦孝友崇禮讓遇士接物恂恂然寬厚長者及馭吏毅不可犯然用法平允不以深刻為名髙檢校務學有才藻行稱其丈亦時之望也檢校之子炳在京師時嘗從若金游敦重簡默雖髫齡器如成人於是益信趙氏先德之有由矣凡禮部之行事見於一時文士之記載詠歌者當不少若金所聞殆

十不一二請徵諸家傳萃次而狀之以俟當世之執筆者采録焉謹狀

故奉訓大夫臨江路總管府判官袁公行狀

曽祖克昭

祖原溥

父本固贈清江縣尹

公諱萬里姓袁氏其先出嬀姓陳胡公之裔本爰氏秦末有曰告者居河洛間其少子政始氏袁縣政至漢司

徙安二十餘世繇安至宋雍州都督顗又十四世顗後又九世為唐宰相滋謫刺吉州子孫家焉其後曰立德者徙居新淦之潔水立德三傳至晧生二子俱蚤世夫人劉氏通書史教其九孫皆有成年九十八而卒九孫邦為字號九邦自九邦一傳為二十四仲而潔水之衰氏遂大諸仲之顯或以德義或以功名公之曽大父克昭仲明其一也克昭生源溥源溥生本固固力學有用世之志既蚤孤遭宋衰亂遂杜門養母不復出後以其

子貴追贈清江縣尹公字慶遠曰果山以其號行從少
穎邁博觀羣書為文辭疏暢茂麗若振葩布葉築專悅
人又善筆札至大辛亥廬陵文莊侯入京師載與俱侯
宋忠臣文丞相賢冢嗣國朝所尊禮而公為之客由是
重京師侯南祠海嶽不返乃更客董忠宣公館中董氏
勲臣世清白多賢者所薦用率文武才能士其嘗在館
中若清河元公明善臨川吳先生澄蜀虞公集父子清
江范先生梈其道德文藝與所施用皆暴白當世者故

公在董氏益重大夫士交薦之既直舉國子助教吏部且上其名中書屬左衛闕校官遂用薦者言授公衛教授始衛學綿蕞以祀先聖師弟子無所廪公至首葺廟庭訪得故所賜學田千二百畝之侵于屯者復之以共祭養而軍中執經受業者多至百數十人皆能談仁義知尊君親上之道矣無何丁父艱去官弟子號泣送者塞營道服除任饒之樂平州教授去積蠹歸侵疆藝樹浚池廟學以新游士有業樂平故多豪猾守佐獲終三

年代去十不一二而公在郷校攝州事半之無敢肆欺者民懐愛惠士歌其德秩垂滿湖廣省辟為掾廉介忠厚遇事無留難時平章髙昌王雅敬士見公尤加禮遇自王以下皆字而不名比七月辭去諸相固止之不肯留上其年勞授將仕郎南安路總管府知事南安江右之窮逺郡吏不知檢事多害政公至理凡郡之滯訟及屬邑之不法者數十事不彌月悉就繩度獄為之空上猶虐其民且亂吏皆逋逃公往攝之即出令復其流逋

稍諭以禍福許之自新民大喜相謂曰是公更生我也乃均賦役興學勸耕以富以教民既樂業始葺縣署大脩學宫及殿廟之在祀典者鑿渠疏池泥塗者甓之病涉者梁之大旱公禱雨上猶立應還禱于郡亦如之是歲連郡大饑南安民獨賴以給天歴初作兵器南安郡最下而數反倍他州令且急公曰民不堪役宜請于行中書三分損其二僚吏欲因爲姦利皆曰請不便公力爭之狀數上行中書竟是其請及御史至僚吏多坐姦

利被罰公獨無所與且得聲稱上猶民弒其兄前有司
縱弗問公曰是傷人倫之大者立按其事且成獄上之
南康民有訴里中傕租吏誅求殺其父者縣受賕反收
民付暴卒苦之且疾甚公訪得其姦狀即日勅縣按所
主吏罰之正其獄大庾饑禁土豪之畜負鹽以奪民利
者貧人得食其傭不死且至今市之賈者恒雜沙穀水
米以欺細民自公為政皆相戒勿欺三年部使者取其
治元統初進承務郎潮州路總管府經歷始至謁于全

山之神曰潮之民困矣瘁矣怨且尤矣吾何以安之耶
神其相予亦竭吾力而已矣所不以至公者神實在上
潮人聞之喜曰此仁人之言也吾民其有瘳乎未幾省
詞訴薄賦斂均力役之征潮果大治暇日數臨學集博
士弟子員陳說經義申以孝弟之教潮故昌黎韓公過
化之邦而文集未列之學官乃割俸倡郡中有力者板
傳之以惠潮士潮守將以營中不利士卒縱部曲雜居
民廬而因奪有之公在郡立下令徙還其營以復民業

潮無松杉公使人自閩中致二木千餘栽植之治後之
金山將與韓木俱不朽焉先是仕于潮者貪吏多虐取
當使者行部懼事覺恒進厚賄求免去則又取償於民
以為凡而以禍敗者亦先後相望獨公在幕府時郡無
留獄部使者至深異之盡屏私謁毫髮無所受郡有石
刻具載其事云既年老不樂居海隅秩未滿遽解印去
府僚及郡之士民强留之不可得爭持錢追數十里大
設祖帳餞之雖去民猶思之不忘遇東西行者時時候

起居𦔳其或來也既出嶺遂告老於朝居久之加奉訓大夫以臨江路總管府判官致仕命下而公卒一年矣公兄弟五人曰惟宜希逢者最少母孔氏且歿以希逢屬伯兄九萬而惟宜屬公子之既室且皆有子孫矣乃復為昆弟如初公既退休悉以其先廬居惟宜而分田以給之別自築室于峽之柚木嶺益闢地為園池環室前後植脩竹嘉樹藝花卉果蓏麻蔬日課童僕治生産賓客往還時相與賦詩酌酒極笑談登臨之樂坐則引

其孫授以詩書卒時年六十有九後至元巳卯十一月廿六日也夫人孔氏生子惟德雅善幹蠱有所植立不廢其家學女適胡適宋孫男二鐵頭麟兒女二將以至正改元辛巳九月十有一日乙酉葬里之都督嶺楓林之原距峡七里許嗚呼公始以一布衣士趨京師取知卿相身致顯榮以及其親用雖未大而所至能脩其政使豪猾不得肆而善良者感化既去人猶歌頌其德是可有稱於後世者已若金與公同郡在京師既辱與游

處家居時又亟相見故嘗得其行事列叙始末如右庶
執筆紀述者有取於斯焉謹狀

傅與礪文集卷十

傅與礪文集卷十一　　　元　傅若金　撰

誌傳文

龔隱君墓誌銘

清江龔隱君卒之明年將以某月日葬郡西蕭洲橋之原其子益哭以請曰古之葬必有銘今益昆弟不幸遭先君之喪葬既得月日矣而不得銘先君之德其可遂泯乎子郡人且善益其哀益昆弟而不使先君之德之

遂泯必賜之銘既再辭不獲請則取君友人徐必芳所為狀而叙之君諱茂宗字國英其先汴人九世祖大從宋高宗南渡占籍清江歷五世生某府參軍丈聰丈聰生琳琳生榮祖榮祖生君君生而岐嶷長而好學性謹直和厚然甚介與人居毅若不可狎人莫涯涘平居孝友睦姻勤儉率下朋友之交不以後先盛衰損益其敬親戚族人昏葬之不給與不能自養者隨力資之君大父新喻縣都曹父臨江鎮稅務副使皆務積德始君幼

時琳撫其項曰吾貧遺子孫者獨恃吾方寸耳吾平生恒教人以善吾先世及吾身未嘗為不善繼其善以大者其在若乎君能有知即篤意書律用世之學欲自振奮為功名顯親及父歿母張氏不樂君出繇是不仕養之終身凡衣服食飲有所施與一聽母所命母歿治葬祭畢出古禮斥俗中巫祝事不得雜閒者嘉焉既去喪猶時時哀慕其親不置歲遇始生日子若孫進酒肴前為壽君戚曰是非吾親劬勞之日耶遽輟飲拔涕於邑

不已晚治一室集古圖書列花石左右坐客其中焚香煮茗談終日間具酒視所有豐約不為勉强然極歡容因號君真率翁君喜亦自號真率好讀史觀古今事成敗其書恒不釋手生前至元庚辰四月四日乙亥卒後至元庚辰五月十有一日癸亥卒時男女侍左右請所言君曰死矣予何言又問不應娶同邑黄氏無卒再娶周氏有淑德子男四人謙復益泰女四人秀真壻王珪祐真壻周邠淑貞壻熊鑫惠貞壻朱倜孫男六順元

德元慶元祐元一元鼎元嗚呼君承先世之善其才非不足以致顯于世而卒奉母教終養不出生既能使其親無違于心殁又能使其子弗忘其志是固可銘也已辭曰陰德之報施固有久近哉昔人決獄二十年而大其門以待子孫之興其責報何其近耶吾觀龔氏自參軍而下雖代不乏禄仕而未甚顯其世德之積至隱君之身又不食其報以卒天之所以興其後者亦將久其澤歟

廖母蕭夫人墓志銘

夫人姓蕭氏新淦玉峽人先世自子雲隱居郁木洞子孫散處山下近地其在峽者至宋益蕃盛遂姓其地為蕭家峽云曾大父懋德宋進士仕至衡州守有文名大父某父某遭宋季衰亂不仕夫人性貞靜寡言不事華飾年十七適里中廖隱君師爽勤儉柔惠順事其尊以相于夫子凡理財用共絲枲麻絺治食飲雖寒暑靡懈而家益富饒宗祀弗違族姻以和隱君得專力外事閒

暇輙從賢士賓客詠歌酌酒放懷山水間無内顧之憂
延祐六年隐君卒而隐君之母猶在夫人敬養之如隐
君存時且日夜誨飭諸子就學使勿墜先業又十五年
而夫人亦卒子男四人雲龍虎聖雲讀書孝友蚤有所
樹立自其父歿雲獨以冢嗣撫長其弟妹至于有室家
不使憂其母龍後其從父某蚤世女三人適陳繼志梁
有胡珣皆同郡士族孫男四鼎善力學尊賢取友將有
聞于時泰心奴槐尚幼孫女五曽孫男二將以年月日

葬崇信里寶堆之原從子遊者鼎述其父命請銘夫人之墓狀稱夫人卒時自雲而下衰麻以哭者幾數百指嗚呼盛矣哉非夫人之賢其哀榮有若是耶銘曰

維婦德弗爽維母教弗忘于後之人有慶

艾母張氏墓誌銘

張氏世為新淦人桂琦俱隱德弗耀琦女婉懿貞淑嫁為同里艾氏之介婦其在父母所善事其親友愛于兄弟來歸夫家協于姑嫜宜厥娣姒中外肅睦人無間言

者夫祐謙抑重厚處鄉黨有禮遇賓客友朋雖卒遽中不失其敬尤善治生然深嗜浮屠言樂施與夫人克合其志州之建興寺有支院曰普賢者其棟宇壞不支祐夫婦輒捐貲撤而新焉又割膏腴田若干畝以施之凡州閭之有急者視力之所及周之無所吝自相其夫積累起家數十年財用益饒舊廬之在州北者厭其湫隘則既改築東巷以居而子孫日蕃盛夫已歿又益闢地增築二室分授諸子貲產使自主之而身受其養日教

以忠信孝友令毋忘儉勤每向夕必有酒饌子若孫諸
婦咸列侍其前無敢少踰禮者聞者稱其家法云生宋
咸淳戊辰十月六日卒時後至元庚辰九月十日也距
其夫歿二十有三年四子志奇志中志清志靜敦厚慈
愿皆能有以自立光于前人靜年十九未娶而卒三女
適同郡張觀張俊傑傅麟皆蚤世孫男十克恭克誠以
茂克明以時實泰顯和定皆英敏知嚮學葬有日奇昆
弟因其容衣某以狀請銘稽諸所聞既信而又察其子

孫之盛且賢若是是其尤可徵者嗚呼非積德之報耶

銘曰

福必有徵兮善必有興兮丘壟之凝兮伊貞魄所寧兮

後嗣其繩繩兮

金号傳

金号者大冶人也其先少昊金天氏之後巳姓少昊以金德王天下色尚白生有功德于民既死其神為西方帝主肅殺子孫因先世有金德之瑞遂姓金氏周之時

有曰闕者從太公佐武王伐紂有天下顯其名穆王時有自西國來朝者號昆吾氏世稱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湯滅之其後世或猶冒昆吾氏云或曰非也西國昆吾氏金姓湯所滅者已姓之國蓋已與金本同出然不可考矣㖾之祖曰鍛始自昆吾氏自三代訖戰國暨秦其族日蕃盛世多聞者㖾之祖鍛自昆吾徙居大冶大冶之人與之俱化鍛後生從革從革生伯銛父是為㖾㖾生時望氣者見西南有白光如虹曰此非金星之

精耶夫金義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然必以類合其當卯金刀之世乎咢生而剛決不凡然少銳好持短入長之術遇與鬬者輒傷莫之敢嬰里中有越人石生者見而器焉數相就摩厲之咢謂石生益友不可失也遂相與為刎頸交前時天下戰爭金氏之族若干將莫邪辟閭者用於吳豪曹湛盧用於越湛盧者負奇氣折衝伐敵當時無能過者越王後以進于吳遇公子光弒吳王僚湛盧乃去之楚楚秦阿亦金氏之族與湛盧齊名晉

鄭聞而求之不得興師圍楚三年不解王引泰阿登城而麾之士卒迷惑流血千里䙝私念先世多殺越人不祥即深藏于家非其人不為所用漢高祖起豐素聞䙝生時望氣者所云心竊喜自負意興劉氏必䙝也購求之千金初項羽亦求之既而鄙曰此一人敵耳䙝知高祖有異且器使人善取其長遂歸之夜偕行徑豐西澤中遇白帝子化異物當道行者懼不敢進䙝直前斬之由是益見愛重未嘗去左右高祖之見項羽鴻門䙝從

在軍中稍卒脫其難從還霸上高祖撫其背謂曰微公吾幾不免尋拜為護軍中尉常以三尺法自持軍中望見膽栗無敢懷異心者有反覆不用令高祖命立誅之天下已平論羣臣有功當封者第之諸將至日夜爭功不法咢獨不言出入衛上益謹自蕭相國何張留侯良齊王信樊噲陳平諸在軍中莫不服之者大臣既多受封上即詔曰王者功定而行賞有勞者爵之護軍中尉咢自吾起沛豐以至有天下出入兵革誅平暴亂多其

功力今四方休兵朕與功臣剖符受封願世世共安利之其封號為昆吾侯號頓首謝曰臣頑鈍不能脩先世之業陛下幸拔臣左右令得從陛下誅無道秦臣之望過矣今更封臣列侯非德之宜臣所善越人石生重厚長者隱居山中砥世磨鈍自臣有尺寸之用多石生之力陛下不棄臣願進石生而封之幸卒使厲臣頑鈍非臣獨蒙其利陛下萬世磐石之安也上善其意遣使以安車召石生至即封為越鄉侯未幾韓王信趙利陳豨

彭越之徒反号常以護軍中尉從上擊之居無何慕黄

帝飛仙之術遂願棄人間事學導引輕身他日謂石生

曰吾與生當暫别去願生自愛後五百年其求我豫章

豐城石室中是夕風雨晦冥見一龍奮空而去且失号

所之太史公曰金氏之先相傳出帝少昊神明之後昆

吾侯信其苗裔耶何其異哉高祖以布衣取天下多昆

吾侯之功然當其受封退讓如不自勝必推引所善可

謂不背本矣世常言金石交有以也夫

湖南郡學造大成殿上梁文

集大成而為聖人經綸不朽作前殿以居王者構架維新屹上棟下宇之規倣左墄右平之制瀟湘改色洙泗增波恭惟大成至聖文宣王道繼三王教垂萬世我聞在昔修詩書禮樂之文民到于今識父子君臣之懿惟其不見而章不動而變是以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與天地以同流沛江河其誰禦道之行道之廢如用我其為東周聖之清聖之和自生民未有夫子在當時固隆於

觀感追後世益致其尊崇矧庠序學校之興及閭巷宮都之廣維王國克生多士允賴神休故天子以至庶人咸親祀事睠此邦當鶉尾之次原其先始能繹之封自北而南化者有如於時雨瞻前忽後皜乎莫尚於秋陽因廟藏衣冠琴書升堂聞金石絲竹周邦雖舊魯殿獨存頓棟撓於震凌壽土焦於煨燼爰究爰度宜新攸作之圖來游來歌畢相經營之力故能百工具作庶績用成闔户謂坤闢户謂乾取則合變通之妙大木為杗細

木為桷掄材適位置之宜于以稱日星山龍藻火黼黻之文于以容鐘鼓管磬簫簴豆籩之器牆高數仞煥乎鳥革以翬飛律正五音辰也金聲而玉振爰效閟宮之頌用歌泮水之章

梁之東湘水攸同如道斯行其流靡窮

梁之南維嶽巖巖下民仰止高明是監

梁之西有爆者奎為天之章式旋于題

梁之北星環于極如彼衆人懷于有德

梁之上惟天蕩蕩惟聖伊合孰知其兩

梁之下有彝有斝籩豆孔脩陳常時夏

伏願上梁之後風雨攸除神人以和奕奕聖門有百官之富宗廟之美洋洋吾道如四時之行日月之明文教永昭彝倫益厚

傅與礪文集卷十一

傅與礪文集附録

歐陽文公送之廣州儒學序

古之使賓有介主有擯介之數有九有七有五有三擯之名有上有承有紹人之多所以備儀文慎辭命也然諸侯聘問之道宜若是也我國家奄有六合率土悉臣新天子即阼則一遣使頒正朔于南交馳一傳可也以尚書一人行以郎中一人副又聽其以文學之士從焉

雖柔遠之事亦重矣豈非斟酌古人擯介之設歟元統改元之使事清江傅君與礪實相其行閒其辭命之際傅君之助尤多次年南交來朝貢其人往往稱傅君之能於是廟堂特以粵郡文學旌之鄉傅君在京師好學能文章尤長於詩搢紳間每誦其佳句語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詩本人情通物理其言温厚和平長於風諭故能詩者必達於政而善於言其或不能則口耳於詩者也今傅君

以能詩名中國以能使名遠夷不亦宜乎記又載夫子之言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温柔敦厚詩教也粤為郡極東南之瀕意其東南温厚之氣磅礴欝積於斯故其民庶而富而教興焉矧以能詩之士教其人乎異時觀風之使采詩之官至于南粤將一作歸以惇厚之俗和平之聲陳于中朝縉紳之士其翕然曰是吾傳君之為教乎其行也叙其事以為之兆云至元戊寅四月初吉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兼國子

祭酒冀郡歐陽玄序

揭文安公送行序

元統三年秋七月詔假翚王内司丞鐵柱吏部尚書丞相掾智熙善禮部郎中使安南以臨江傅若金為輔行若金字與礪為學有本末為文章有規矩至於歌詩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其高出魏晉下猶不失於唐又能知為國體要自秦漢而下逮于我朝凡使安南賢否姓名若出使歲月皆歷數不遺故凡使事悉以諮之動静相

維舉措必戒先事而慮物至而應舉小包大萬變不窮國中賂遺毫髮無所取而皆本之至誠得尊中域撫四夷之道雖傔從趨走皆畏憚過於使往返萬數千里所至大府交薦其賢及安南入貢使及國門首問傅先生安在初安南數侵占城占城遣使入告是行也有别旨切責安南而所降制書上有安南王字行至真定默省曰安南自陳日烜絶王封朝廷有詔安南上表皆止稱世子今制書有安南王字是無故自王之也安南遂自

稱王奈何請二使還白朝廷二使議未决迺自請行即
賃馬馳至都堂都堂大喜立収還制書且以得傅君輔
使事為甚幸而君命以不辱及使還首循舊制授以廣
州儒學教授嗚呼向非朝廷知人不能使傅君非傅君
之學不足以稱朝廷任使使朝廷皆若用傅君安有敗
事哉然傅君之名由是而立傅君之榮由是而基他日
任朝廷之事必有大於此者又當何如也故余於送傅
君之行不及廣州之說而本於使事云至元四年歲戊

寅四月十有一日揭傒斯序

范德機詩序

范先生者臨江之新喻人也少家貧力學善文章工詩尤好為歌行年三十餘辭家北遊賣卜燕市見者皆驚異之相語曰此非賣卜人也已而為董中丞所知召至館下命諸子弟皆受學焉於是名動京師遂薦為左衛教授遷翰林國史院編脩官與浦城楊載仲弘蜀郡虞集伯生齊名而予亦與之游焉伯生嘗評之曰楊仲弘

詩如百戰健兒范德機詩如唐臨晉帖以予為三日新婦而自比漢庭老吏也予獨為范德機詩海内無雙若比唐臨晉帖殆未逼真故改評曰范德機詩如秋空行雲晴雷捲雨縱横變化出入無朕又如空山道者辟穀學仙瘦骨崚嶒神氣自若人如豪鷹掠野獨鶴叫群四顧無人一碧萬里差可彷彿爾晚尤工漢隸吳興趙文敏公曰范德機漢隸我固當讓之若其楷法人亦罕及其居官廉直門不受私謁歷佐海北江西閩海三憲府

三藥官養母天下稱之嘗一拜翰林應奉文字不果行而有閩海之命至順元年某月卒於家其詩道之傳廬陵楊中得其骨同郡傅若金得其神今皆有盛名其平生交友之若終始不變者同郡熊輔也楊中將刻其詩道其子繼文求序爲書其本末如此嗚呼若德機者可謂千載士矣楊中字伯允若金字與礪熊輔字敬與凡詩若干卷後至元六年正月五日集賢直學士朝列大夫揭傒斯序

范德機與虞伯生書

山居之江海之使無由上記即日伏想神相台候起居萬福某株守碌碌耳近來武昌與鄉友傅汝礪會其人妙年力學所為詩賦鑿鑿可愛其為人靜慎又可尚論將北行介之以見無他出門而瞻望泰山黄河以洗窮鄉之卑陋此其志也與語當知僕之非妄未由參侍更冀以斯文自愛不宣

題范德機書

范先生與集同歲生又同在故平章董忠宣公館中于今不復見矣與礪携此書至先生已宿草在墓矣懷想疇昔可勝悽斷與礪文采動人以為方至之彦莫汝礪若也余方犯嚴薦之會以病告去國不獲如志然汝礪之才奚必有待于不肖也哉汝礪欲仍藏先生書題此而歸之虞集拜手于城東代祠西舍虞集書

又附諸名公送與礪詩

十年身不到瀛洲江上逢君又素秋行李祇今何處在

看花須及俊年遊滄波遠去浮三島白日高懸照九州
大旱若將數說命賢良記取舊箕裘　右范德機
氷玉空青不易求蘭苕翡翠擅清秋才情豈是人間少
不到巫山夢未休
宮樹朝霞起宿鴉人人解賦上林花如何西淑還東島
天上清秋有到槎　右虞伯生二首
自古詩人天所放海壖鄉土舊來諳使星曾照雕題外
教雨還沾越嶠南土風檳榔是良藥世味橄欖留餘甘

先生三鱣還小劇仙人五羊應共驂越王臺遠見明月
大庾嶺高多夕嵐朝路憐才留未得鑾城載筆祗多慚
右謝端敬德
恥學山人赴辟書勇隨使者駕軺車横經久合居高座
上冢先須過舊廬黒夜文星南斗外青冥鵰路北風初
來期莫落梅花後待詔先生席正虛
右金華黄溍
早年文采動公卿此日承恩出鳳城萬里舟行休憚遠

故郷親老得歸榮路經梅嶺香雲濕潮落珠崖瘴海清綸閣日長思校理暫將餘力訓諸生　右張孟功

軺車已出瘴雲深還抱除書向海潯官有廣文堂下馬裝無使者橐中金千年國史書奇節萬里蠻荒入壯吟今日東歸人共羡斑衣如繡照家林

右張翥仲舉

貢玉堂中客梅花嶺外遊儒衣輕結束祖席且淹留古昔文爲理詩書自一流明珠堪結佩白璧可聯鈎飛動

摧雷電徹茫犯斗牛王楊端有體沈謝本相侔前輩嗟
零落風騷道阻脩千人一入少十度九言休之子年方
感詩名孰與儔芳華紅錦段塵土黑貂裘狗監無人薦
雞林有價酬張騫回漢節王粲在荆州鳳詔論功早皐
比屬望優番禺秦郡縣泮水魯公侯象跡烟中堞鯨波
雨外舟蕉花迷越徼柳色記盧溝諸老皆青眼橫經尚
黑頭相思應有寄清絕變蠻謳　右王沂師魯
京國今多士君詩獨有名才能諸老薦辭命遠人驚陸

賈噺分槀終軍謝請纓一官何足涴三命亦堪榮臺閣
專相待山川暫遠行且令南海上文物變風聲

右太原王守誠

君不見丹穴産鳳雛五色不是凡禽狀廣文年少薄游
吳一旦詩名動天上前年開詔赴交州今年載書東海
頭仙人騎至溯何許歸夢先落江南州樹枝當𢡱靈鵲
喜綵服趨拜庭闈裏別有佳期隔片雲洞房月照瀟湘
水君歌有所思我歌遠別離落花飛絮春去盡杯酒相

送都門時一官令熱何足取文章自可名不朽滄波早
掣釣鰲竿莫遣玉堂人待久　右安城劉聞霆

西江年少饒才俊跌蕩京城名益振已知騏驥隘九州
更看鸞鳳起千仞行囊蕭索無金璧袖裏攜將五色筆
錦心繡腑自成文只借筆頭輕寫出吾聞縉紳傳一首
膾炙千人萬人口鏗鍧韻發韶頀中渾噩義宗南雅後
人人只解愛君詩我獨多君智畧奇一朝去作安南使
慷慨萬里宣皇威看君專對真不辱朝廷益尊遠人服

陸賈掉舌能成功馬援窮兵翻取譏十年白屋坐飄零有志從知事竟成青氊坐上舊無物黄紙書中新有名

春來夜雨江湖夢桃浪扁舟歸興動薊門垂柳柔堪折潞水飛花遠相送蹇子京國尚蹉跎東南持憲故人多諸君愛士精衡鑑去去知君入禮羅　右趙亭

買得吳船便欲東更騎驫馬别諸公文宗久許江西盛詩律非因海外工人羡義陽封介子客從秦時薦楊雄五羊城下南風起茉莉花開荔子紅　右貢師泰

上國邦初造南交亂用鈇鉞留不貢大鉞往當戡自
爾忠仍孝其民樂且湛皇風高邈邈紫海靜渰渰癸酉
年初改朝廷議所堪衆星皆拱北二使遽行南寳歷天
文簇丹書鳳啄含年千時遇一下五上登三因極儒林
索將同虎穴探惟才非久次其舉不常參玉鳳湘靈瑟
龍駒伯樂驂天香仙桂蝎氷縷野桑蠶有士方窮討多
艱蓋屢諳吳鈎俄有贈楚笠舊曽擔暫食如瓜棗還持
數寸柑往來非屑屑氣宇正潭潭藝圃趨耘急文場角

戰酣眼空窓外雪心入筍中蟫周禮方聞魯王宫已問
邲高才傳狗監奇字識龍龕文選精猶熟羲爻玩貫眈
草書憐竹滑蓺火猒魚饞慷慨詩千首風流玉一簪千
將無不合橄欖有餘甘沃若軺車變堅乎衡木錘馬鳴
風厲爽珮結蕙生馣節弭雕題楚文拍禿鬢僊徘徊行
石砦諮訪過松庵礪齒囊中石清心海渚蘋英雄高自
置勛業古猶貪歎閭揚眉入蚊宫抵掌談酒行夷樂舞
章就侍臣眈共識中原士爭扳貴介驔陸裝褌不顧廉

水飲何慚毛遂盟終長常何嘗合覃出門天正白渡海日初涵雕矢推猶羽魚鞍敗復爵龍蛇三伏氣烟雨几真嵐纓垢江初濯衣輕火自燀巳多行土轢何有領珠㩜入見臣容楚來前聖語譚使人皆賜紫奇士但衣藍南海令遐遠黎民本戇憨在庭方有望用子畏如惔諭蜀相如渴傳經柱史眲三罏堂上集一丈席間函朝飲椰成盌秋吟笏滿籃世方憐鶩褭人豈棄梗楠此别詩尤老何時酒正酖公卿多薦寵況有雪髭鬖

右賀方伯吏

憶昔始相見兹晨忽為別關河信虧紆歸意不可輟屢有思親念豈為捧檄悅京華春序逾高樹森成列引領睇猶深長歌浩難闋況之百越地禮義須賢哲追琢無奇工文采自昭晰偉哉三獻姿美璞期終潔

朝餞京都門遠望東南州南州本故鄉道路長悠悠清飈振纖葉白日溢林丘念我意中人心跡咸光休克容虧深萃東心慕前脩恭承廊廟咨領教赴遐陬一維道

理喪再拯風俗媮凨將周孔情豈效時所謀但期德日廣別離焉足憂

右相人趙構德隆二首

春風本無方場圃日已塞欲令桃李花根株何處植一朝仙期至去作海上客海上有菖蒲青節何歷歷食之滿千日肌膚生五色烟霞忽然起變化成羽翼可以高飛翔風雨亦不隔雲間衆仙人飄飄遠相揖

右季序仲倫

扁舟乘興欲還家分教寧辭瘴海涯未必杜陵成汨没

由來賈誼擅才華紅蕉遶屋台秋霧丹荔垂簷炫曉霞萬里何堪慰離思好憑江驛寄梅花　右鄭俞述祖

廣州教授安南使只愛斑衣捧檄榮今日朝廷優爵賞當時才學動公卿題詩絶徼銀盃入數教炎荒木鐸鳴漫笑歸舟乗凤約都門折柳送君行　右危起

與予俱客燕相逢閭里間意氣即相許然諾在一言南金非所重燕姬非所歎古稱慷慨士捐軀赴人患自謂金石交從今至歲寒子忽遠行役喟然傷肺肝

執手出都門長揖從此辭遊子歸遠方壯士亦苦懷鄧林非無木木惡不可棲冀北非無馬馬駑不可馳高天上無極浮雲將何依日月苟不終重來以為期

右王武二首

貧賤若離別君行在良辰去去何能留徘徊出城闉浮雲蔽中野迴風動飛塵俛仰重回顧執手含酸辛夙言遠結交綢繆日相親君今萬里去欲去良無因

燕馬紛北馳越鳥翩南翔良友不可別嘉會焉可常一

日為九秋三歲悠且長相顧從此別對酒不能觴念子
難久留愁思結中腸安得千里足相與俱騰驤
征車出都門良友獨何之傍徨不能別攜手欲同歸臨
河解兩袂相顧各有期芳時不努力歲月日夜馳君亮
懷至寶我獨何能為
右豐城陳克生三首
早並諸賢進大廷親傳天語下南溟龍符夜剖宮臣節
驛騎秋田使者星尚念殊方無善俗聊從博士訓遺經
崖山四顧三千里共看儒衣聽說鈴

秋盡黄茅瘴霧收計程若合到交州天垂北極星文現

地盡南圖海氣浮靈藥謾從方士采明珠豈效賈人求

臨岐不作經年别有約看花上苑遊

右槀城倪道原二首

十年文采動公卿京國蜚英里閈榮已向平原為上客

更看湖學得先生芳茅壓地蛇涎毒碧海潮天蜃氣驚

為想此身金玉重雨司清譽雪霜明

右袁萬里慶遠

廣州儒學東南冠才子文章天下傳豈但門生如薦豆定知島户盡輸田山頭麋鹿過堂下海上鳳凰鳴日邊對此題詩應百首蚤從梅驛寄長箋

右襄城楊士弘伯謙

傅與礪文集附録